



續藏書卷七目錄

遜國名臣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璋

附

胡先

兒有爲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

朱寧等

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魯廷瑞

呂賢

王省

附 子禎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 妻范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杜景賢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王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 子豹

王紳

附 子稔

宋懌

續藏書卷七目錄終

通國名目 卷七 目錄

續藏書卷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
 旦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
 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
 寬密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
 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
 往候舍車詰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

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

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爲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徃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闔中教諭嚴德政荐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去。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

府至徽數月，致此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
 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
 會彥回。衰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困戍藉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
 哭故徽人名為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
 勇勤王。文皇卽位，械至京死。籍其家，會姓又焚。凡
 次家如彥回，詣文皇南。後彥回未入，或家
 刺彥回字士，斷斷數莆田人。文皇時，彥回未入，或家
 扶微刺公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末，授寧波知府。
 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
 埋羹太守。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
 吏卒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為，璉徐對曰：
 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
 人黃學憲潤玉贊璉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
 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

通國名目 卷七
四
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珏友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璜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爲還曰汝

通國各目 卷七 五
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
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
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
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
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
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
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
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
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爲
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媼鄉
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爲沛令
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席共食談誦慷慨
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
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
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
矣觀此壁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
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

為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
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忽歿之年五十六
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歿于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
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
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

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

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

六卿秩卑下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

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

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採用陞武

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

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
 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
 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
 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
 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
 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陸亨字嘉會嘉興人官至五等以賢入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
 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註誤謫東平州
 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
 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送
 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
 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歿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
 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

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歿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
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
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
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
畧具聞南師燔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
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
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
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
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
能戢下顏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
徐招降謙不屈歿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 詔下同知榜募義
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違
義 文皇卽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

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歿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歿。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歿。振景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歿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爲愧者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予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充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曰此真中... 式奉... 禮... 舉人...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
 書先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
 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
 京建文遜去召孝孺孝孺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
 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
 每捕至輒下獄林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
 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
 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

詩甚佳

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鄒君默

陳應宗 曾廷瑞

林珏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于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

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

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

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

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

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

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即墨簿周岐鳳

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得遣歸年至九十

七卒

李秃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

文皇卽位詔

挨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

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薦喜遂不生土人義之即
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
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
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
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
其願猶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
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六月 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
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政

李禿翁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
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
 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
 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
 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濶
 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
 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
 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
 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

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之可愛可悲命舍四十緡人財與

不驗之而去一劫士風林管尚

能不命貴有特後亦斷若

官至映總南京姑子言妻文已

平樂為與言家費實不古軍中

無與軍中休論載文坐

黃文不映何荷人妻文四

園子對上黃公

雪庵和尚

附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

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

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順慶大竹

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

杜景賢亦奇士

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

和尚欲寺焉景賢即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

來居斯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

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

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卽拉牧豎共飲，飲半醅，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頰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日林問其故不答味尚苦于蘇今日百四

河西傭

附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波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

逃匿各目 卷十
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備何人者留
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
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
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
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
鍋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
補鍋者至卽教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
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
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
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
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

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童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剷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霞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大曰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

不一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王詔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嘍嘍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泮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竒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

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耽書翫市資以盍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鵠。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歿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

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歿非名是
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士為名節曰死曰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
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歿
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
過此寧不惕息鄭端簡乃為隲括王子之詞合而銘
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瘖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
潛龍寥寥冥鷓豈吝箕疇而甘漢中山椒水滋天涯
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歿以明我心白霓
晝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歿
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
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
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
億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
不可考矣

不可失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
 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
 淡以訪張邈還為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
 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
 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
 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
 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
 道官恐惑眾上言請下獄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

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卽曰汝吳亮也亮荅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鷲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飶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

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
姓正推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
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
數翔止濟勿為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
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
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
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濟
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
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為御史所論奏皆
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
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
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
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
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
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世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子豹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溼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閣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

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閣門使劉璟忠勇果
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遼慶寧
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
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
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叅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
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
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豹自大同赴難越良
鄉至涿州遇璟真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
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
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
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
一箇字下詔獄辯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稔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卽奠歿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

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

卒年四十有一子稔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稔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稔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禕忠特有之且用稔稔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稔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

通國各目 卷一
默識而謹藏之矣。徐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
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
誠意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
善天文，知難星正過，急勸上登別舟，以免而不
知。已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
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
秃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
隨班行禮，賜出宮人，不辭亦不近，然一比丘以
故絕無免死狗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
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
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璿中書舍人懌思紹
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卽位念濂爲興宗舊學
之臣乃遠處蜀召懌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
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
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情
文皇曰濂名
儒開國時事
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八目錄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師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顥

杜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淡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續藏書卷八目錄終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

事 孝陵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瑤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日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建文即位知太祖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為上言上喜公忠實或遂

諧公不忘 建文 上不聽 永樂二年兼詹事 上

欲諭 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 太子尤愛重公七

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

所餘悉啟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 賜宴

勅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

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

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

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

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

尋釋 獻陵卽位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

少傅少師 賜公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

朕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及黃文簡公誥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

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貞印賜公

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

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 上笑曰義

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 上 上不直東

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 皇上慎

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

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

是時，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

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

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

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

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

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

保官，寅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

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

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

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

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卽位，日公齋宿，得

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

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

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寶司丞。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一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

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寶司丞。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

市建文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
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
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
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
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
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
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
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
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
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
二百餘里廣百五年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
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
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
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
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
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
江徑通大海常熱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
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

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
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
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
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
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
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蓋歲
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
農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
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

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
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
獨近辰前叅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
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扈還京尋令侍 太孫周行
鄉落取鑿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味此九年滿考宴
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
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居 上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五年
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

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達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

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
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
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
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
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
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不上崩
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
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卽位時時密容公或
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
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
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
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
贊決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
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
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
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
代公是冬從闕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

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為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此人所難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寒夏齊名寒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焉公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

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景陵

長陵 裕陵

獻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為項城主簿改清源
 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
 書論大計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起陞工部右侍
 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為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
 應死但目為奸黨則臣心未服上不問復其官尋
 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
 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趾公及大理卿陳
 洽轉軍餉既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布按二司事

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交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公。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公，獻陵卽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治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卽日召還。初，曰：卿遺愛在交

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西宮中覽公言

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

可倚上曰然明日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

年兼掌南京兵部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

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

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

一語或以為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

議復設提學憲臣議設提學自公始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

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

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

益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白緇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為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為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

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鎚。又曰。詹事
官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公侍
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
禍福聽諸天或譖詢廷臣及官寮過者。上密令公
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
霽。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
踪跡卽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
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
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
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卽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為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叅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代兼兩司，仍叅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斂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

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叅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人義不污賊

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
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
吏木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僑軍敗賊乘勝
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酋陳淵
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淵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
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
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勝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麒與顯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
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顯皆自縊死易生九湘陰人國子
生爲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
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功留官交趾前
衛守備又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
與衆謀侯討賊兵至內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
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
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
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
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
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

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
宣德二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
貴侯保爲交趾左右叅政討賊力戰死又景陵卽位
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事

建文帝

景陵

長陵

公名湊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興科給事

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

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

訪張儼儼又名頌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

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

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

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

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官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即位，復召為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闈。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

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即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澗言上皇蒙塵已

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巳巳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廷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年一

也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

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
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
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
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已生胡氏家
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
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
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兼
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
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上
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
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
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

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以此知智得之矣直言元日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

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東宮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續藏書卷八終

續藏書卷九目錄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顛士 張信 柰亨 李友直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張信圖

許堪 蘭芳

河間張忠武王玉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鄆國薛忠武公祿

鄆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續藏書卷九目錄終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
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
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
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
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
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

十五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酷類其高帝崩建文卽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乎公曰能卽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

而擲之曰太上天下天子乎王曰咄母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毅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邪旦暮匹夫耳臣竊

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興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

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即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

夜舉火鳴砲，罷屯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

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相初相，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

位，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亾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成祖

曰城西某所有地堪輿真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歿

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

為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

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

下王者不歿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以何有勅使趣

信信艷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

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

床下 成祖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

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

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

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

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

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 成祖叱曰狂夫

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為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

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

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華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卽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金，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楹柱髹髹，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母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

耳尚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師尋命督
 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
 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迺
 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
 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
 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天僖為僧名衍為左善世名
 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
 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
 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
 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
 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
 特進榮祿大夫勳十二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
 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
 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
 告者曰公自輟配享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
 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
 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為

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古物亦當守爲世寶况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何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毋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術潛心內典得其闡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閱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

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

出入左右帷幄之間戡沃良多內難旣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旣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謹

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礮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輜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
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真陞僉
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陞叅政不數月進
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
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
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
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置行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
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

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獻陵卽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恭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荏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政使召爲工部爲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勅嘉公勞蹟九年治漕河己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

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是

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

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治河一事必賴羣策以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

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

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

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

一長以徇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堰城壩遏汶

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

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

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

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

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

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為文選郎中江西叅政

召為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

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

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

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上念

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獻陵嘗論純及臺寺

步黃功目
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
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
聖明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
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
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藺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
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
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
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
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
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卽位稍繩削親
藩不。但。爲。大。將。諸。大。事。多。其。積。決。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
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
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
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
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

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正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審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旣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

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眾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破，敵匪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敵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上哭，既旋。

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王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即位，論功。顧侍臣曰：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脩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

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漠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鐸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上數

匪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世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

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忠宣博學宏宏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功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

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
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
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
六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
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
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
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
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
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

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
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
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
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
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上得
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
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
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
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

借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
昭章、睿皇皆重王、
李贄曰：使定與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
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與輔而陷
沒者哉？等死耳，不奴於交趾，以爲忠而歿於土木，以
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
雄漠，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
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
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刃斬守兵數人，復上馬
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
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
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
陵卽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

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謚忠武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為最

鄞國張襄僖公

傳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卽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昺合力蓋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閫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

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諭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文皇時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三平... 漢書... 廣寧侯劉忠武公... 長陵... 事... 廣寧侯劉忠武公... 長陵... 事... 廣寧侯劉忠武公... 長陵... 事...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長陵

能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肥河陞
 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
 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
 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埭明日
 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埭榮發
 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
 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
 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

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
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
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
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柰社稷
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
進侯從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
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
贈嶧國公謚忠僖

續藏書卷九終

